

赵尊岳词学目录学述论

傅宇斌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 赵尊岳是现代词学大家, 其杰出的词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词学目录学上。他的词学目录学著作主要有三种: 《词集提要》《惜阴堂汇刻明词提要》《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词集提要》在著录上仿《四库提要》之例, 而较《四库提要》为详。在版本上赵尊岳多注明版本流传及版本的形态, 品评时也多能发明词集之精义及指陈其利弊, 著录中多附录原书之序跋、体例, 同时对于词集的卷数分布也一一注明。《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阐述了他辑刻《明词汇刊》的动因、明词在词史上应占之地位、明词衰疲之因以及丛书体例。《惜阴堂汇刻明词提要》则反映了赵尊岳对明代个体词人的看法, 其著录多能道出明词之精义, 也可推翻明无词之说。

关键词: 赵尊岳; 词学目录学; 《词集提要》; 《明词提要》; 《明词叙录》

中图分类号: I106/1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1)01-0143-05

作为现代词学大家之一, 赵尊岳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早在上个世纪末, 严迪昌、刘扬忠、钟振振、王兆鹏诸先生在回顾 20 世纪词学研究状况时就注意到了赵尊岳的《明词汇刊》和《词集提要》是三、四十年代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1]。2005 年, 林玫仪先生又提出赵尊岳可跻身于现代词学四大家之列^[2]。这些说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界对赵尊岳的研究。然而, 学术界的少量研究集中在赵尊岳的词学理论“风度说”上, 对于赵尊岳贡献最巨的词学目录学的成就却少有人置喙。本文即此以发明之, 以作抛砖引玉之助。

赵尊岳, 江苏武进人, 从况周颐治词十年之久。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先后与夏承焘、龙榆生、唐圭璋等人定交, 并互相砥砺治词。当时, 龙榆生致意于晚清词学, 夏承焘致力于宋词人年谱, 唐圭璋有搜辑全宋词的打算, 因而赵尊岳将其注意力集中在词总集和明词的整理研究上。赵氏在这两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四种专著上, 即《词集提要》《惜阴堂汇刻明词提要》《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明词丛刊》。《明词丛刊》收词共 268 种, 用力甚勤, 实为饶宗颐先生辑全明词之嚆矢。其他三种皆为词学目录学著作, 对于词集著录的体例、词集的优劣、词人的独特风格、词学的发展过程都有精到的辨析。

词集在目录学上之著录始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 分别著录于总集类和乐曲类, 共收词集十六种。而自此之后的历代重要书目都有著录词籍。大概而言,

清以前的书目多为简单地注明了词的卷数、词集名和作者的简要生平, 对于词人风格和词集版本多付阙如。清代的书目对于词集的版本著录最为细致精微, 但对于词风的辨析率为简略。著录词籍最善者莫过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它著录词籍的特点是: 著录版本的异同、略述作者的履历生平、著录词集的风格特征、源流授受、校勘词集中的误字、疑字等。晚清以来辑校词集之风甚盛, 如王鹏运、朱祖谋、吴昌绶、陶湘等皆以精于校雠享誉词坛, 他们在每种词籍后都附以校语、跋语, 然皆述版本之异而不涉词学辩证。赵尊岳的这几种词学专著则皆能承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旨并有进一步的突破。逐一论述如下:

一、《词集提要》

《词集提要》, 共著录词籍十六种, 均为总集。这十六种是明茅映辑《词的》四卷、清顾彩辑《草堂嗣响》四卷、清吴绮辑《记红集》三卷附《词韵简》一卷、清陈鼎辑《同情集词选》十卷、清杨希闵辑《词轨》八卷《补录》六卷、明董逢元辑《唐词纪》十六卷、董逢元辑《词原》二卷、清傅燮词辑《词觐初编》二十二卷附《诗余类选》五卷《抑庵诗稿目》一卷《循庵诗稿目》一卷《诗余合集》六卷、清周之琦辑《晚香室词录》八卷、元彭致中辑《鸣鹤余音》九卷、明陈耀文辑《花草粹编》十二卷、明张綖辑《草堂诗余别录》一卷、清周济辑《宋四家词选》、孔方平辑《兰畹集》、后蜀赵崇祚辑《花间集》十卷、失名辑《尊前

集》一卷。

《词集提要》为赵尊岳《词总集考》的一部分。赵氏早在与夏承焘定交时就着手著《词集考》，约六十年代初完成，实耗其一生精力，仅存稿本。1962年托人转交龙榆生，后龙氏将其转献杭州大学文学研究室，今已难觅。据龙榆生题记云共十巨册，分为十六卷^[3]：卷一，唐、五代、宋；卷二，宋；卷三，金、元；卷四，明；卷五至十，清；卷十一，近人；卷十二至十四，汇刻；卷十五，丛钞；卷十六，合刻。从此书分卷而言，可知赵尊岳之词学抱负。故其撰《词集提要》实其精心之作。

《词集提要》在著录上仿《四库提要》之例，而较《四库提要》为详。在版本上赵尊岳多注明版本流传及版本的形态，品评时也多能发明词集之精义及指陈其利弊，与《四库提要》最大的不同是附录原书之序跋、体例，同时对于词集的卷数分布也一一注明。如其《词的》四卷著录云：

明茅映辑。此辑为选家论词之总集，多唐宋名作，间亦取明杨慎、杨基、吴鼎芳等三数首，而无名氏、鬼仙、箕仙诸作，亦复甄采，明人芜取之弊，无足责也。卷一小令，周邦彦《十六字令》，迄无名氏《丑奴儿》，凡三十一调，一百二十四首。卷二小令，张先《减字木兰花》，迄张先《醉落魄》，凡四十八调，一百二十首。卷三中调，韦庄《小重山》，迄杨基《洞仙歌》，凡三十五调，九十二首。卷四长调，周清真《意难忘》，迄张翥《多丽》，凡三十八调，五十五首。全书率加圈点，且着眉批，多肤泛之语。明人论词，每如评诗文制艺，以浪博选家之名，斯集有焉。映字远士，浙江吴兴人。朱竹垞《词综》凡例，谓尝见及其书。黄俞邨《千顷堂书目》亦着录之。书为吴兴闵氏刻本，辑入所刻《词坛合璧》。词用书体字，眉批用写体字，朱墨套印极精，惟后刷者则率以墨印，逊色多多。词坛合璧迹不多见，故《词的》流传亦少，几不为声党所知矣。

附录茅映序(略)

凡例：一、幽俊香艳，为词家当行，而庄重典丽者次之，故古今名公，率多巨作，不敢阑入。一、词协黄钟，倘只字失律，便乖元韵，故先小令，次中调，次长调，俱轮宫合度，字字相符，以定正的，间有语句中辘迭一二字者，合列左方，用便考订。一、诸家爵里姓氏，向多着闻，间有沦逸，徒挹芳声，不敢混注，故概书名，以存古道。一、诸家先后，但分世代。就中或有参错，盖以合调为序，非有异同。

词苑选刻，暨古今文集，颇勤搜采。第耳目有限，

即当代名公，亦苦于人地之不相接，或惭编具，窃叹遗珠。

尊岳按：朱墨精印本，淳安邵次公尝一见于京师厂肆维古山房，后不省属之谁氏？墨本则京师北海图书馆有《合璧》足本。庚申北游，尝获读之。

目录之学的根本作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具体而言，赵尊岳此则著录让我们对《词的》一书能有清晰的了解，可以知其面目，识其价值，并可知明人著述之风以及词坛风气。《词的》，浙江吴兴人茅映撰，共四卷，版本为吴兴闵氏《词坛合璧》刻本，有朱墨精印本和墨印本两种形式，赵尊岳仅见墨印本。此书以词调分卷，共收唐宋以迄明代词三百九十一首，卷一小令一百二十四首，卷二小令一百二十首，卷三中调，九十二首，卷四长调，五十五首。赵尊岳认为《词的》选词之弊在于收时人词和鬼仙词，信然。既以“的”为名，自应严于择舍。各家词作附以圈点，眉批，则为明人选本习气。所附凡例尤能说明明代词风，“幽俊香艳，为词家当行，而庄重典丽者次之。”其旨盖崇《花间》《草堂》，选词以小令为多，也是明人习气，可见《词的》一书应无特别之处。从赵尊岳的这则著录我们还可以看出，赵氏亦有失考处，如收时人词，于选词固有不妥，然而于保存一代文献却有功，如《词的》中所收吴鼎芳词，赵尊岳所辑《明词汇刊》并不见收^[4]。再则，茅映著述也非完全空疏不学，如其认为失韵之词，并不妄改，而是列于一旁以存疑问，这与明人窜改风气相比，至为难得，再如诸家爵里，均不注出，盖“诸家爵里姓氏，向多着闻，间有沦逸，徒挹芳声，不敢混注，故概书名，以存古道”。又如《草堂嗣响》一书，乍看书名会以为是历代词选本，通过赵尊岳的著录则知为清初顺康词人选集，收词人一百十五人，清初知名词人全罗列在内，对于研究清初词坛有极大帮助，又附凡例可知，此书严于诗词曲之辨，凡例言“能用唐诗入词则词妙，然而词绝非诗；能用宋词入曲则曲妙，然而词决非曲。盖词自有词之体制，词之声情，似诗则太文，似曲又太俚，二者俱失也”。用韵依沈谦东江词韵，词牌则不用异名，亦不批点，仅加小圈表句读，词题则不仿草堂，“惟咏物、吊古、赠答着题，余率不用”。可见《草堂嗣响》一书实为清初词选之善本，故赵尊岳云“视倚声为渐近正宗”。

赵尊岳对于重要的词籍著录尤详，乃至词集所收每个作家所录词数尽予罗列。如其著录杨希闵《词轨》卷七、卷八云：“卷七：明及国朝，杨慎七首，陈子龙二十首，王士正二十四首，毛奇龄十六首，成德二十首，附朱彝尊八首，陈维崧四首。卷八：国朝张

惠言十六首，周之琦二十首，项鸿祚二十首，附戴敦元七首，刘嗣绾四首，郭麐四首。”显然，《词轨》一书旨在崇常而去浙，故赵尊岳对此书评价颇高，其论云：“选词颇主浑成，尚境界，每词下辄有按语，间或发明意内言外之旨。其自撰评语，着墨不多，斐然成理，盖能通词之消息者……明清两朝词，所收极少，于明取陈卧子，于清斥朱竹垞，是具有手眼，盖熏沐常州词派之薪传者乎？”从附录杨希閔序也可知《词轨》一书实在于阐扬皋文绪论：“自康熙至乾隆为词学者，多为竹垞《词综》所钤，嘉道间，常州张皋文乃上溯金荃，参以南渡，溯心思于幽邃窈窕之路，情寄骚雅，词兼比义，遂又别开境界。”从卷七、卷八所收清代词人词数可知，之所以王士禛、毛奇龄、纳兰性德选词独多，实在于“惟衍波、河右、饮水远溯握兰，近挹湘真”。

目录之学附录凡例者为他书所少，而赵尊岳多不憚其烦，全文尽录。盖凡例为一书宗旨所在，其人著述之体与得失尽可于凡例窥之，更可以凡例而证著录者之说，这种著录无疑更具科学性，与仅录序跋和他人评语比，更具客观性。从前述几例，即可证明。

一些流传既久的词集，版本众多，赵尊岳不仅悉数著录，而且将各种亲见和未见版本的流传情况都一一着明言其得失，并且将历代书目著录和序跋一一汇列。正所谓目录、版本、校勘三者合一也。如《花间集》十卷，赵尊岳共著录其版本达十八种。其中宋本就有五种，明本七种，清刻本四种，民国印行本一种，日本京都炳文堂本一种，兹将宋本著录情况录之如下：一、宋建康旧本，晁谦之跋。二、宋他处本，据晁谦之跋谓多舛误。三、宋绍兴本，晁谦之校刊，曾藏于虞山钱氏述古堂，一传而为明正德陆元大覆锓本，再传而为吴伯宛覆锓本，收入所辑《双照楼景刊宋金元本词》，辗转景雕，精美无艺。四、宋淳熙本，刻于鄂州，藏聊城杨氏海源阁，一传为清光绪间王半塘覆锓本，收入《四印斋刊词》，再传为坊间石板景印王氏本。五、宋开禧本，为陆务观校刊，曾藏海虞毛氏汲古阁，其云北宋本者非也。一传为汲古阁重刻本，易其行款字体，收入所辑《词苑英华》，有陆氏原跋，既而板归洪氏因树楼，则已漫漶。再传而为皖歙宣古愚重刊毛本，款体又异于毛氏，然原跋具在，可以征其原也。从版本的流传和刊刻情况可以看出词集在后世的接受情况，如《花间集》在宋代就有名流为之校刊，可见词体在宋代其实已经树立，与诗话中的“诗余”应有不同，所附陆游跋颇能说明宋人的清醒认识：“唐自大中后，诗日趋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格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

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逮，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使诸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得，则后世孰得而议？笔墨驰骋则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这其实已经是文学代兴的观点了，可以见出，在南宋甚至之前，词体已经取得它独立的地位。历代刊刻之多，更可以说明《花间集》作为词学之渊藪的地位，如果赵尊岳尚能著明《花间集》刊刻或印刷次数和刊刻册数，无疑更能说明问题，不过这已经是吹毛求疵了。

二、《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

“叙录”一体始于刘向、歆父子的《七略》和《别录》，其功用有三，即考作者之行事、作者之时代、作者之学术^[5]。词集目录之有叙录应始于《四库全书总目》，至民国始有陶湘《景宋金元明本词叙录》和赵尊岳《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陶著叙录多述版本之异同，已失“叙录”原意。《四库全书总目》词集著录之善前已言之，赵著亦能遵守古制，兹述之如下：

《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阐述了他辑刻《明词汇刊》的动因、明词在词史上应占之地位、明词衰疲之因以及丛书体例。通过这一叙录我们可以清楚赵尊岳的明词观和词学观，同时了解《明词汇刊》和明词的词学史意义。

《明词汇刊》之刻起于况周颐为刘翰怡撰《历代词人考鉴》一书，考至明代，所得词家仅十余人，乃着赵尊岳代为搜求。赵氏尽其十余年时力，其间得徐乃昌、董康、赵万里、叶恭绰、唐圭璋、龙榆生、黄公渚、夏承焘诸人之助，最后得四百家词，将二百六十八种词集汇刻成《明词汇刊》。

赵尊岳辑《明词汇刊》除况周颐影响外，也因为他本人对明词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明代开国和亡国时，词学均盛。“大抵开国之时，流风未沫，青田、扣舷、眉庵、清江诸子，一理绵密，韵调流莫。虽不能力事骀举，要不失为大家，杂之凤林，诚无多让。”“万崇以降，岩壑士流，复及词事，托诂较精，短调要以婉约见长，长调则虞竭蹶之弊。……及于鼎革之际，忠义诸公，投袂束发，或会耒棘之师，或励葛薇之节，济兹多士，孤愤勤王。……若陈卧子、夏存古、张元普、吴日生（疑《词学季刊》印误，似为吴日千）、陆真如诸家，曲雅清雄，别具胜概，可歌可泣，以怨以群，不特敦名节于诗教之间，且起正声于俗乐之末。”除这两个词学盛期外，赵尊岳认为大臣、武将、理学家业余为词者，颇为特出，而逸出时流之上，如顾鼎臣、李东阳、夏言、严嵩、任环、孙承宗等人，词虽不多，然均为一朝之盛。赵尊岳尤其注意到明代闺秀为词者远迈前代，如吴冰仙、徐小淑、叶小鸾、杨宛

等人,“卷帙虽不繁留,稚音远夺前席。”如此等等,都让我们形成了一个明词发展史的框架。

赵尊岳认为明词之衰疲有六个原因:一是缺少新境界。五代两宋词多自成家数,明词多因袭成规;二是昧于韵律。虽然张綖、程明善有图谱之作,但仍疏漏;三是明人论词不精,多数衍之作;四是选词乏善可陈,无追源溯流意识;五是词艺为南北曲所掩;六是文人隐士为词者多负时誉,不足一观。

近人治明词最精者无疑首推赵尊岳。其他人论明词多概略言之,正如赵尊岳在《惜阴堂汇刻明词记略》一文中说:“而有明以三百年之享国,作者实繁有徒,必以衰歇为言,未免沦于武断。”今人张仲谋即服膺此说,而撰《明词史》一书,可知明词在词史上自应占一席之地。

《叙录》中详述了其辑词体例,大体而言,除明清选集中不断代分卷者不收词外,其他可见词全予收入。这已经开导辑全明词之先河。

三、《惜阴堂汇刻明词提要》

《叙录》阐明的是赵尊岳对有明一代词的批评,而其《提要》则反映了赵尊岳对明代个体词人的看法。《提要》载于《词学季刊》者共一百家,“余者随成随录”,而此后未见各刊物上续有《提要》,《明词汇刊》虽对各词家词著录,然无如《词学季刊》上所载之详,故此一百家提要实为《惜阴堂汇刻明词提要》之全部,诚为宝贵。

《提要》仿《四库提要》之例,而又有所新创,至为难得。他在评价词人风格时,多录某词全阕,这与《四库提要》多录词人胜句相比,是一大进步。赏析之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对而言,录全阕能给读者列多独立判断的空间。如著录孙承宗《孙文忠公词》一卷云:

文忠行谊,具见国史。方其舍纶阁之重,慨请行边,词臣赋诗以赠,一时传为盛事,窃比于范希文、辛稼轩也。词凡四十七首,附集以传,清雄挺秀,落落有致。其尤似辛者,《水龙吟》云:“平章三十年来,几人合是真豪杰。甘泉烽火,临淮部曲,骨惊心折。一老龙钟,九扉鱼鳞,单车狐搢。念河山百二,玉鐔罢手,都付与、中流楫。快得熊黑就列,更双龙陆离光揭。一朝推毂,万方快睹,百年殊绝。玄搜新阵,卢龙旧塞,贺兰雄堞。看群公撑住,乾坤大力,了心头血。”其澹宕处,如《浣溪沙》:“谁写南溟玉一湾。诸峰罗列小庭间。画屏十二斗烟鬟。彩笔欲描风骀荡,锦囊不贮雨潺湲。日来心事与俱闲。”夫以心事而与“风骀荡”“雨潺湲”同其闲适,则亦非秋士幽人,不能道其情绪,词心所寄,可以知之。

《水龙吟》词豪迈干云,确有稼轩气度。然而说其似辛可,说“尤似辛”则不可。此词音节颇涩和滞,用语亦梗塞,实无稼轩流丽之气。《浣溪沙》词则得自然闲逸之妙,故评其“澹宕”为确语。

赵尊岳在《提要》中尤重明季遗民、烈士,其作《提要》虽随成随录,然《提要》著录之前二十一人全为明季词人。著录事迹、品评词风尤详。如著录陆钰《射山诗余》一卷云:

钰字真如,万历戊午举人,具书改名荃谊,字忠夫,晚号退庵。九上春宫不得志,闭户著书,名刺不通当道。或欲罗致之者,坚谢不往。甲申之变,以家事付子嘉淑,隐居绝食,十二日而卒。时越有鲁国,闽有隆武,恤赐编修。有《遗集》十卷、《宗谱》四卷,《古文存法》二十卷,《五经注传删》二十卷,《周礼辨注》四卷,均烬于火,不复得传。词三十九首,蕙风辑获传钞本,题孙式熊钞存各家小传,盖未有刊本,辗转传写以获存者也。蕙风先生以授梓而未遑,以贻余。其为词话盛称之曰:“射山词间涉侧艳,洎乎晚节,遽然河岳日星,乌可以词论人耶?其《小桃红》过拍云:‘终踌躇,生怕有人猜,且寻常相看。’因忆国初词人有云:‘丁宁切莫露轻狂。真个相怜依自解,妒恨须防。’此不可与陆词并论。词忌做,尤忌做得太过。巧不如拙,尖不如秃。陆无巧与尖之失。又《虞美人》云:‘可怜旧事莫轻忘,且令三年无梦到高唐。余甚喜其质拙。’”

此则著录详介陆钰行实以见其志,详注版本之流传,以见陆钰词之流传不易,详述陆钰之佳词,以见陆钰词风。从赵尊岳所著叙录,已可知赵氏亦赏陆词。其他明季词人,在《提要》中也多获好评。这无疑是近现代以来民族主义在词学研究中的鲜明反映。

在晚明词人中,陈子龙词自当第一,其外,赵尊岳则甚推夏完淳词。赵尊岳以为夏完淳“其所为词,蕃艳凄丽,意境具足。”具体表现上则词风多变,有绝幽蒨者,有绝艳冶者,有绝哀顽者,有绝轻清者,并认为《烛影摇红》一阕,“尤为明季诸家之冠。”并认为“其忠愤之怀,字里行间,一一流露,可谓入宋贤之堂室者已。”赵尊岳评词向重境界,他认为明人词的最大不足就是无境界,而对夏完淳词无疑另眼相看。

龙榆生在《词学季刊》中认为词学“目录之学”应包括考辨作家事迹、版本善恶和词家品藻三方面,赵尊岳的《词集提要》在这几方面都作了很好的榜样,他的《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和《惜阴堂明词汇刻提要》则开明词研究之先河,而且范围极广,论述亦精,今虽有少量研究明词者,亦不能出其范围。当代能承词学目录之学遗制的仅王兆鹏先生的《词学史科学》,

该书对于词学书目的版本均能道之甚精，然而此书既标明“史料”二字，自当于目录之书区别。可见，在词学目录之学上，我们仍有很多工作亟待展开。

注释：

分别见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 2001 年版)“1929 年”条，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题记，唐圭璋《自传》、《我的学词经历》，钟振振编《词学的辉煌-文学文献学家唐圭璋》第 1-13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赵尊岳《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词学季刊》第三卷第四号，上海书店 1986 年版。
赵尊岳前三种著作分别见于龙榆生主编《词学季刊》创刊号、一卷三号、三卷四号，开明书店 1933-1936 年版。下文中引自此三书者不另注。
可参见拙文《历代词学目录学论略》，待刊。
见陶湘《景宋金元明本词叙录》，与《影刊宋金元明本词五十种》

合刊，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1 年影印本。

参考文献：

- [1] 严迪昌，刘扬忠，钟振振，等. 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J]. 文学遗产, 1999, (3): 1-12.
- [2] 张寿平. 近代词人手札墨迹[M]. 台北: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2005.
- [3] 龙榆生. 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506.
- [4] 赵尊岳. 明词汇刊[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5] 余嘉锡. 目录学发微[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42.
- [6] 龙榆生. 词学季刊[J]. 上海: 开明书店, 1933-1936.
- [7] 陶湘. 景宋金元明本词叙录[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1.
- [8] 夏承焘. 风阁学词日记[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

On Bibliography on Ci-Study of Zhao Zunyue

FU Yub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Zhao Zunyue is a master of Morden Ci-Study. Hi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Bibliography on Ci-Study. He has three works in the area: Summary in Collection of Ci, Summary in Ming-Ci printed by Xi Yin Tang, Entry to series of Ming-Ci printed by Xi Yin Tang. The first book is more careful than SiKu Summary, though it imitates the style of the later. In the version, Zhao Zunyue mainly notes version of the form and its propagation; in judgement, in which he sets out the essence of the Collection and discovers disadvantages and advantages. Besides, he copies the prefaces and legends of the original books, and, the number of volumes collection also stated. The second sets out his motivation, the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Ming-Ci and reasons of its incline. The third reflects Zhao Zunyue's views on individual in Ming-Ci. The essence of Ming-Ci is summed up. He also overthrows the prejudice that Ming Dynasty has no good works on Ci.

Key Words: Zhao Zunyue; Bibliography on Ci-Study; Summary in Collection of Ci; Summary in Ming-Ci; Entry on series of Ming-Ci

[编辑：苏慧]